

干亚群继《给燕子留个门》之后又一暖心力作

鲍尔吉·原野 邱华栋 乔叶

诚意推荐

梯子的眼睛

翻开乡村的一组旧照，
让迎接的目光在记忆深处纯真，
再纯真。
干亚群 著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tī zǐ
梯子

de
的

yǎn jīng
眼睛

干亚群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梯子的眼睛 / 干亚群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5.2

ISBN 978-7-5339-4140-6

I. ①梯… II. ①干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99966号

责任编辑 柳明晔 徐 旻

装帧设计 水 墨
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梯子的眼睛

干亚群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刷 杭州豪波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 128千字

印张 6.25

插页 1

版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140-6

定价 20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目录

那村那人那扇门

- 蔡老师的五只鹅 002
万家的狗 007
一只三眼皮的猪 012
老蒋牧羊 019
阿仙婶婶抠鸡 025
阿国看鸭 031
两只兔子 036
我们的世界在它的眼睛里 040

田间野外大不同

- 壁虎 050
雁南飞 055
蚂蚁 058
蝉 061
蝴蝶 066

村里农具七八样

- 锄头 072
- 梯子的眼睛 077
- 拉晒耙 082
- 水车 088
- 疯婆婆的连枷 095
- 铁耢 100
- 给扁担留个影 105
- 蓑衣 111

走村串巷不寻常

- 乡下的老鼠也进城了 118
- 青春的声音 124
- 补缸阿炎 130
- 补碗师傅 136
- 弹棉花 142
- 磨剪子, 戥菜刀 147
- 篾匠阿珍 152
- 揭鸡佬 158

乡村女儿二三事

- 失学 166
- 发育 172
- 恋爱 179
- 蝴蝶结 186
- 缝衣针 190

后记

那村那人那扇门



蔡老师的五只鹅

蔡老师没教过我。他在我小学毕业以后第二年才做的村小学老师，是代课老师，连民办教师都不是。代课老师的命运掌握在村支书的手里，也掌握在校长的嘴里，校长说老师够了，村支书想留也没用。但如果校长想任用，村支书不同意，老师还是得走人，因为工资是村里发的。

蔡老师那时刚刚高中毕业，是村里少有的几个高中生。白白净净，身材修长，剪一个小分头，走起路来工工整整，双臂有节奏地甩出漂亮的弧线，跟走得歪瓜裂枣似的那些做体力活的相比，用“鹤立鸡群”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。蔡老师才教了三个星期，方圆十几里的人

都知道我们村小学有一个姓蔡的老师。并不是因为蔡老师书教得好，会吹笛子，有一手漂亮的粉笔字，而是蔡老师养了五只鹅。

蔡老师是过年以后替一位生病的老师来代课的。那时他已经养了五只鹅。春天春寒倒潮很厉害，为防止家禽受冻，一般家里会给鸡鸭垫上厚厚的稻草，再考究些的在鸡笼鸭舍外面围上破棉絮。蔡老师却跟别人不一样，他给五只鹅穿上了小棉袄，自己缝制的，花花绿绿的布里缝进棉花。那五只鹅穿着花棉袄在院子里踱着方步，一摇一摆，既可爱又让人忍俊不禁。

当鹅脱下花棉袄的时候，蔡老师把鹅带到了学校，在学校的一个墙角围了一个木栅栏，五只鹅放在里面。每天给鹅换三次水，下了课就往校外跑，专门找池塘边的青草。同事们都觉得蔡老师有问题，校长也觉得有问题，但蔡老师课上得比任何老师都好，学校里有公开课都得由他来上，他的普通话和教案没得挑。就此而言，蔡老师是一个很正常而且很优秀的老师。校长找他谈话，希望他不要带着鹅到学校上课。蔡老师一口拒绝，说不让他带鹅他就不来上课。校长没办法，只好默认。五只鹅继续跟着蔡老师来学校。

蔡老师去学校的路上常常引来一些家长的好奇。五只鹅在前面蹒跚而行，蔡老师不紧不慢跟在后面，手里拿着一根嫩竹枝，鹅如果走弯了，他跑上前去轻轻一指，再轻轻一点，仿佛是乐队的指挥。鹅似乎颇通人性，伸伸脖子，俯一下头，扁扁的红掌移过来，队伍又整齐了。蔡老师的家离学校不过十分钟路程，但蔡老师带着鹅去学校得半小时。就这样，蔡老师也从不迟到。

鹅长得越来越肥，滚圆的身子，雪白的毛，头上顶着又红又厚的鹅冠，非常招摇。蔡老师上课，五只鹅从木栅栏里跑出来，站到了蔡老师的教室外。如果听不到蔡老师的讲课声，那几只鹅便开始“昂昂昂”地叫，你一声，我一声，不仅惊动学校里的师生，连墙外的行人都能听到。蔡老师忙奔出教室，摸摸它们的脖子，嘴里轻轻说几句话，等鹅安静下来，蔡老师再返回教室。教室里的同学先是偷偷抿着嘴笑，继而嘻嘻，再也忍不住时哈哈一片。其他教室的老师与同学也跟着嘻嘻哈哈，似乎连学校墙壁上“团结紧张、严肃活泼”几个大字都乐起来。蔡老师不气也不恼，脸上挂着优雅的笑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跟站在教室外的鹅一样洁白。等同学笑过之后，蔡老师会跟他们讲有关鹅的故事。蔡老师讲着讲着，头慢慢扬上去，再扬上去，下面的同学也跟着扬上去，没有一个不挺直了腰。

蔡老师的鹅从不往混浊的水里游，也不吃杂里杂沓的东西，非清水不下，非青草不吃。蔡老师看到别人为了让鹅长得快一些，拌饭拌糠给鹅吃，总是心痛不已——如此高洁之禽居然吃那些糟糠污秽之物，不仅糟蹋鹅，也糟蹋养鹅之人。“俗，俗不可耐啊。”蔡老师一边说，一边又把头扬了上去。

渐渐地，同学们跟蔡老师的鹅也熟悉起来，一个个给它们取名字，五只鹅一下子有了三十多个名字。过一段时间，鹅又有了三十多个名字。同学争相叫着自己取的名字，五只鹅兴奋地望望这个，看看那个，突然扑扇起翅膀，一下，两下，惊起同学无数。大家喜欢起了蔡老师的鹅。但大家害怕上蔡老师的体育课。只要蔡老师跟同学一起做游戏，

那五只鹅便踏着红掌过来，狠狠啄同学的屁股，不管同学怎么叫它的名字都无济于事，追着同学伸脖子，原来鹅以为同学们在欺侮蔡老师。

蔡老师画得一手好画，但他最喜欢画鹅。他有一本硬皮笔记本，里面画的全是鹅，各种姿态的鹅都有。蔡老师指着画对同学说，这是励志的鹅，那是有思想的鹅。同学看来看去还是鹅，看不出励志的鹅跟拉屎的鹅有什么不同，有思想的鹅与吃糟糠的鹅有什么不同。只不过，蔡老师画的鹅总让人联想起天鹅，而不是家鹅。蔡老师的鹅从不送人，但好多同学得了他画的鹅。别的老师用小红花奖励学生，蔡老师用画鹅来奖励成绩优秀的学生。家长看到自己孩子的试卷上画着一只鹅，但他们从来不会去想那是鹅，以为是鸭子，而由鸭联想到鸭蛋，这鸭蛋明摆着就是考试考零分了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一个巴掌就过去。孩子捂着脸说出实情，家长不仅是不解，而是大大地不解。好在蔡老师“鹅痴”的名声远近皆知，再说蔡老师教过的学生没有一个不进步的，所以没有一个家长向校长反映。

蔡老师的鹅长到三岁了，而蔡老师自己也成了村里的大龄青年。他母亲急得东托人西托人，盼望儿子的婚事早点定下来。可蔡老师的名气实在太大了，女孩子都不愿跟他相亲。尽管蔡老师人长得帅，课上得好，但大家都往他有问题的方面想，女孩子宁愿跟一个目不识丁的人过日子，也不愿与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结婚。母亲劝蔡老师不要养鹅了，蔡老师不肯，依然带着五只白鹅去学校上课，将别人的嘲笑置于脑后。鹅在前面昂首阔步，蔡老师在后面亦步亦趋，似乎鹅带着蔡老师去上课。有一天早上，蔡老师发现五只鹅不见了，慌成了一团，追

问母亲鹅去哪儿了。母亲说，鹅被她卖了。蔡老师一改往日的温文尔雅，咆哮如雷。母亲从没见过儿子这模样，不禁害怕了，道出实情，原来鹅被她送到了蔡老师的姐姐家。

几天后，蔡老师留下一张纸条，离开了村子。蔡老师说他跟几个同学去深圳，让家人不必担心，但再三叮嘱姐姐务必把鹅养好，水必须是清水，草必须是池塘边上的青草，不得喂食其他之物，一直养到鹅自己的大限为止。

多年后，我看到一幅画，有五只鹅站在院子里，昂着脖子，上面画着一个黄黄的月亮。看到鹅，我又想起了蔡老师。

万家的狗

最早养狗的是万家。他们常年在外养蜜蜂，回来后带来一只狗，黄色的毛，褐色的眼睛，一见有人从门前走过，面露凶相，边追边叫，把人赶远了，才心满意足踱回院子。它进了院子后除了沉默是金，还不停摇着尾巴。

万家似乎有些歉意，用一条铁链把狗拴起来，一面跟来人解释：狗跟人混熟了有感情，丢了几次都丢不掉，自个儿又跑回来。所以，只好带回来了。万家解释完了，回头狠狠骂一句，也不知道狗听不听得懂。反正狗蜷缩在一角，一脸的奴颜。

到了夜晚，群动而息，只有它睁着眼睛，注视着院子外面的一切，

不管是谁,哪怕是村长打麻将走过,万家的狗都要无畏无惧地吠几声,直到村长走得远远的才止住吠声。后来,村里人发现万家的狗够意思,村长走过,它叫五声;队长走过,它叫三声;其他人路过,它一律叫四声。于是,村里人对村长与队长晚上的活动掌握得一清二楚。

刚开始村里人都不喜欢万家的狗,尽管拴着铁链,邻居一进去它就觉得有事干,冲着你不管不顾地狂吠一通,脖子上的铁链勒得紧紧的,扑着双腿起劲地叫。万家人一边笑一边斥责,来人分不清到底哪张脸是应付自己的,于是去万家串门的人少了很多。可人们发现一年后,万家盖起了楼房,狗也不再拴,由着它大摇大摆地在村子里闲逛,这时狗倒文明多了,不再乱叫乱吠,歪着脑袋上上下下审视一番,然后低下头,贴着路面走了过去,尾巴直直地垂在屁股后面。

有人悄悄议论,说万家已经是万元户了,去县上参加表彰会好几次了,每次都戴大红花,一到村子就把纸花收起来。各种话头来来去去了一阵子,村里有人得出结论,家里养狗可让家财兴旺,这不,狗“汪汪”地叫,家里能不旺起来吗?于是,村里开始有人养狗。寂静的村晚不再由万家的狗单独看管着,它们之间似乎有了某种语言,村头吠一阵,村西一阵吠。整齐的夜晚变得零零碎碎。

一群狗学万家的狗,像模像样地在村子里游荡。它们走走瞧瞧,见到邻居不再狂吠,低眉顺眼地从你脚边走过;跑跑歇歇,煞有介事地张望着什么。白天的狗看护的是一个村子,而不是一户。只要陌生人进村,狗就会抖动着头,连同声音一起抖动起来,既像通报,又像是警告。有些老练的小摊贩回头呵斥一声,“畜生,连我也不认识了”,然后

继续大模大样地在村里吆喝。留下狗呆头呆脑了一会儿，最后怏怏不乐地走开。那些年轻跑买卖的不免有些紧张，一边慌里慌张择路，一边回头虚虚地骂几句。挨了骂的狗转身欲逃，但很快转过头来，丢下一串吠声。

村里有些人是有纠葛的，有过节的，而狗不管这些人的事，照样要好。主人出门干活，它们出门找同伴。它们很少一整天待在家里，在它们眼里只有夜晚它们才属于自己的主人，除非你用铁链拴住它，或关进笼子。它们端着一根尾巴，嗅遍村里的角角落落。它们有时为一根骨头厮咬，有时为一只母鸡追逐。村子里不仅留下我们的脚印，也留下它们的足迹。不同的是我们从不关心自己的脚印，而它们习惯在走过的路上留下自己的记号，洒下几滴尿，留住自己的气息。我们很多人有没有来过，对于世界来说没有多少意义，甚至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对于狗来说，村庄就是它们的世界，至于村庄里的恩恩怨怨，是是非非，它们全屏蔽在外面。

我想养条狗，父母不肯，理由很简单，我们家还用不着让狗来防盗。也是，村里养狗的人家都是暗暗富裕起来的，尽管他们养狗的目的遮遮掩掩，说养狗是应风水的“五畜兴旺”，大家都知道这是借口，真正的心思纯粹是养只狗看家护院。从嘴边留下几根骨头，拨几口冷饭，换来狗对你的忠心，死心塌地、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一辈子交给主人。前屋的郑伯家养了一条狗，小的时候经常肉嘟嘟地跑到我家来，我有时逗它玩一会儿，有时扔块骨头给它吃。就这么一点投入，那只小狗一看见我就拼命地摇尾巴，仿佛我就是它的主人。郑伯家没有院

子,狗就趴在屋檐下,那儿有一堆稻草,是它的窝。郑伯家的狗一到晚上就在门口与门前的小路上来回地走,顺带也帮我们看家。

走过有狗的院子,特别热闹,也特别烦琐。狗冲着你狂吠,一边张合着下巴,顺带颤颤它的嘴脸,一边转动着身子,似乎寻找合适的位置准备跟你搏斗。有的虚张声势跺几下脚,甚至捡块石头,佯装打狗。有的借机痛骂几句,指狗骂人这样的能耐,不学也会。这样的热闹可能要持续到主人出来,一声厉喝,伴随嫌恶的神情,狗立马低下头去,不声不响地闪到一边,但丝毫没有放你进来的意思。

还有一种可能,就是你快快从它眼前离开,不要回头,也不要跑,因为这两个动作会刺激狗。狗如果一受刺激,人就比较麻烦,要么你仓皇而逃,要么你有勇气直面它。你说,谁会那么无聊跟一只狗计较?除非你在村子里实在是极端的无聊,才会想到惹一惹狗。如果真是这样,狗也懒得理你。

村里养了那么多的狗,让人记住的还是万家的狗。这狗越活越老成,见人也不再叫,拿眼睛瞧你一下,然后转过头,慢慢从你身边走过。那眼神似乎不像狗,倒像一位慈祥的老人。万家又有了一条新狗,高大威猛,凶相十足。据说还是用高价买来的。这个他们不会说,养条狗还要用钱买,不被村人戳脊梁骨才怪。万家的新狗承担起了看家护院的任务,这条老狗便无所事事,整天在村里游荡,似乎无所事事是一辈子修来的正果。

后来,人们发现这条狗非常有意思,它喜欢去生病的老人家门口坐,有时甚至一坐好几天。它不走,说明老人的病情还没有缓解。它

走了,有两种可能,要么老人将很快离世,要么老人的病过几天肯定会好转。有人说,这狗成精了,能通阴阳两界。也有人说,狗有着异常的嗅觉,人的身体,尤其生病的人身上会散发出特殊的气息,狗一嗅就能预知病人会出现什么情况。老人作古后,狗还会远远地跟在送殡队伍的后面,出了村口,再慢慢转身回到村里。

这条狗是在一个雪天走失的。有人说,狗的寿命只有十多岁,它知道自己大限到了,便独自寻找一个地方把自己埋了。也有人说,狗是送万家的太婆出殡后走丢的,可能也去投胎了。

毫无疑问,万家的这条狗是村里年龄最长的。原来,狗也有寿者相。只是,狗投胎后是否还是狗?

一只三眼皮的猪

春天快要过去的时候，隔壁翠婶家的小花生了一窝小小花。一个月后其中一只小小花跑出猪圈，钻过篱笆，窜到我家的小院。

小小花先是晃到院墙角，东嗅西嗅，一对耳朵往上竖着，头一直没有离开地面。后来像一只肉团，滚到鸡群里，用它的直鼻子拱鸡食槽，惹得一阵“咯咯”又“啊啊”。鸡扑打着一对肉翅膀，离地三尺，跳上柴垛。小小花呆头呆脑地看了一会儿，两只小耳朵往上举着，偶尔扑扇一下。似乎不甘心就这样安静下来，它又滚到了墙角边，左蹭蹭，右蹭蹭，顺势躺倒在地上，露出粉红色的小肚肚。

我端着脸盆去河埠头洗衣服，看到这只小肉团，觉得非常可爱。